

用音乐讲好北疆故事

——评“唱响北疆”内蒙古新星新作演唱会

■朱洪坤

推动“北疆文化”建设,打造“北疆文化”品牌,需要以艺术的形式,不断提炼展示“北疆文化”中富含文化精髓和具有当代价值的标识和符号,不断拓展“北疆文化”的传播途径和受众群体。由内蒙古自治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内蒙古音乐家协会、内蒙古财经大学等承办的“唱响北疆”内蒙古新星新作演唱会在音乐作品中突出“北疆文化”元素,加强了音乐创作与“北疆文化”的有机结合,用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增强“北疆文化”在普通群众中,特别是当代大学生中的辨识度和影响力。

一、新星创新演绎经典,拓展“北疆文化”在年轻一代的传播力。

演唱会上,年轻的新星们以独特的视角和创新的演绎方式,通过对传统歌曲的重新诠释,赋予了经典作品新的生命力,使观众们更加真切地感受到了音乐与现实生活的紧密联系。这种创新不仅展示了新星们的艺术才华和创新精神,也为“北疆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草原歌曲是“北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天边》是一首广为传唱的草原经典歌曲,年轻的歌手傲日其楞用自己极具特色的嗓音和激情四溢的表演,赋予了这首歌曲独特的个人风格和情感表达,引起了现场观众的欢呼共鸣。《鸿雁》是一首源远流长的内蒙古乌拉特民歌,其以“鸿雁”为象征物,融入了自古以来繁衍生息在北疆大地上的各族人民的情感元素,体现了北疆儿女崇尚自

然的理念和豁达开放的情怀,是“北疆文化”的重要符号。为了更易于拉近与现场大学生观众的距离,也更贴合当代大众的音乐审美,歌手呼斯楞以其宽广的音域、华丽明亮的音色以及饱满稳定的气息,对这首歌进行了极具质感和穿透力的演绎,使这首歌具有了明显的叙述性和交流感。

在审美日趋多元的当下,如何让观众特别是年轻观众,切身感受“北疆文化”中的音乐魅力,如何用歌曲的形式讲好北疆故事,如何在继承经典与创新演绎之间拿捏平衡,“唱响北疆”内蒙古新星新作演唱会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

二、新作聚焦时代主题,彰显“北疆文化”的时代价值。

近年来,全区的音乐创作者们以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为己任,怀百姓情感、写百姓生活、当百姓音乐家,聚焦建设现代化内蒙古的生动实践,从内蒙古大地正在发生的广泛而深刻的变化中汲取营养、获取灵感,把“北疆文化”元素和符号融入歌曲创作中,表现“北疆文化”的丰富内涵及时代价值,创作了一大批优秀作品。仅在2023年的全区乌兰牧骑“学·创·演”活动中,各乌兰牧骑新创且在惠民演出活动中常演的歌曲就达到276首。在2023年举办的第五届“草原金秋”全区声乐比赛中,有来自全区各文艺院团、相关艺术院校的200部声乐作品,约350余名演员参赛。本次比赛专设了“原创作品奖”一项,有《祝福我的鄂尔

多斯》《欢迎您朋友》等6首优秀原创歌曲获奖。演唱会上,新创作的歌曲紧密聚焦时代主题,通过歌词、旋律和表演,传递了新时代的人民情感,表现了新时代的人民精神追求,让观众更深入地了解和体验了“北疆文化”的特质。歌曲《豪爽内蒙古等你来》以“豪爽”为关键词,并且在旋律中加入呼麦、马头琴等元素,将不同音乐风格和文化元素融合,彰显了“北疆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歌曲《站在草原望北京》凝聚起了北疆儿女感恩、听党话、跟党走信心和决心,激励全区各族人民守望相助,弘扬蒙古马精神和“三北精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饱满的热情投身建设现代化内蒙古的火热实践中。

在新时代,如何着眼于当下社会和年轻人的需求,创作具有“北疆文化”特色和现实意义的歌曲作品,与观众产生更深的共鸣和情感连接,进一步彰显“北疆文化”的时代价值,为完成好习近平总书记交给内蒙古的五大任务和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两件大事注入强大精神动力,“唱响北疆”内蒙古新星新作演唱会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和引领作用。

三、新老结合代际传承,为“北疆文化”的传承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本次演唱会,最让人感动的是已经82岁高龄的歌唱家金花的登台。金花是乌审旗乌兰牧骑的第一代老队员,从艺60余年,获得了无数的荣誉,但最让她自豪的,仍然是农牧民对她的赞誉和喜爱。金花现场回忆起了1964

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受到周总理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的场景,虽然已经过去了整整60年,她仍然记忆犹新,现场演唱起了当年给老一辈领导人表演的歌曲《北京的金山上》。嘹亮的歌声一响起,迅速将全场观众的心凝聚在了一起,引发了全场的沸腾。

新老艺术家们携手登台,“唱响北疆”内蒙古新星新作演唱会见证了代际传承的重要意义。老艺术家们的精湛技艺和丰富经验是宝贵的财富,通过与新星们的合作,他们能够将自己的知识和经验传授给后辈,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 and 表达“北疆文化”的内涵和精髓。同时,新星们的创新精神和年轻活力,也为“北疆文化”的传承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使之更贴近当代年轻观众的需求和审美。这种新老结合的方式,既体现了“北疆文化”的传承,又为年轻一代的艺术家提供了学习和成长的机会。

在全区上下凝心聚力打造“北疆文化”品牌的具体实践中,如何为“北疆文化”的发展培养更多的有生力量,让北疆大地上的优秀音乐在新时代活起来、火起来;如何以内蒙古音乐的传承创新,推动“北疆文化”的繁荣发展,“唱响北疆”内蒙古新星新作演唱会为我们探索出了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

以一场演唱会来衡量评论内蒙古音乐对“北疆文化”品牌建设所起到的作用,难免有些“管中窥豹”,但是这场演唱会让我们见证了那么多动人心弦的瞬间,悠扬的歌声也会在我们的心间久久回荡。

爱,在时光流转中永恒

——评儿童小说《希吉尔和他的朋友们》

■温智慧



《希吉尔和他的朋友们》是希望出版社“草原男孩书系”中的一册。作者胡斐是一位女性青年作家,以儿童文学创作见长。这部书讲述的是“三千孤儿入内蒙”的民族团结佳话,体现了在共产党领导下,全国人民亲如一家、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国家观、民族观、人民观、团结观。

《希吉尔和他的朋友们》这部8万字的儿童小说,热情讴歌了内蒙古人民淳朴善良、博大无私的家国情怀和民族大义。通过阅读我们见证了作家的落笔情怀、构架能力,以及对小说元素的把控,虽然故事线条简洁,但在简洁背后的却是一个宏大的历史叙事。正是由于这个叙事的选取,我们得以把这部书定义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讲好北疆故事”的文学遵从的作家创作实践。作家这一题材的选取有独到见地,有对这一题材的时代意义的准确认知。这个发生在上世纪民族大团结的故事,在新时代仍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永恒传唱,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中华民族精神有着非同凡响的积极意义。

在《希吉尔和他的朋友们》这部书中,人物的书写符合儿童文学的美学特质:纯真、稚拙、欢愉、变幻、质朴……希吉尔心思单纯,从南方来到内蒙古,从孱弱胆小向勇敢坚强一步步转变,实现了一种奇幻的成长。这一切来自于作家的笔下功夫,一个个场景的变换,一个个事件的呈现,推动着希吉尔向着美好的人生蜕变,直至成长为纯朴仁厚、胸襟广阔的“草原汉子”。

这部书呈现了全景式儿童文学的特点,描写事物态势极为明晰,介绍事件起因发展极为

简洁,文字里的童音童声极具音乐韵律,对特木尔、诺敏、格根塔那、达西、布和、敖木嘎、小河北等人物的描写叙述十分耐读……这一切的有机组合建构,是这部书成功的关键。

小说紧扣儿童文学不能偏离的主题,有来自国家层面的爱、内蒙古人民的爱、家人之间的爱、人与人相互之间的爱、人与万物之间的爱……这多层面的爱,共同奏响了人间的大爱之歌。

儿童文学的主角自然是儿童,童心里所拥有的懵懂与顽皮,是小说不可或缺的艺术表达与再现:一个来自南方的五六岁的小男孩,如何面对陌生的内蒙古、陌生的内蒙古草原上的人们,陌生的情感,如何实现自然而然的与亲情的融合?儿童小心中对世界、儿童眼中的万事万物、儿童的自我保护心理……所有这些都成为作家一字一句描写得淋漓尽致,诗性的语言不拖泥带水,情感的转变与升华在笔墨间流淌交融。

作家以儿童单纯的笔触视角,不遗余力地书写儿童眼中的所见、所感,全面表现与表达儿童的内心体验。充分运用拟人手法,把金雕、马、班特、小羊羔、小狐狸、小蚂蚁……风、雪、沼泽……一切有生命或者无生命的事物人格化,唤起阅读群体的情感共鸣与阅读兴趣。

小说的故事性构造方式,故事情节的精心安排,烘托了人物的内心活动与具体行为之间的关联,护佑了故事情节发展前后必要的重叠变化,使小说立得住、站得稳。

小说的童趣与情趣描写,与儿童独特的审美心理相吻合,这来自对儿童心理审美体验的

细致观察,这是儿童作家异于其他作家的特殊性感知与表达能力。

童心,是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冰心一生所追求的生命境界。作家葆有一颗童心的纯粹,以希吉尔代言三千孤儿,继而推演三千孤儿在内蒙古阿爸与额吉的关心下成长,成人的点点滴滴,引领读者的阅读向儿童心理和儿童行为无限接近。

这部书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在于,作家用有限的素材讲述那一场浩繁的故事,用有限的文学元素去象征那个时代、那群人们的幸福、接纳与被接纳。作者灵动的文字为作品赋予了饱满质朴的人文关怀,为这个永远传唱的民族团结佳话赋予了更加完美的艺术和美学呈现。

这是一部追溯文学,作为一个年轻作家穿越半个世纪,还原当时的牧区生活、人们的情感、世相的真实,实属不易。特别是牧区生活和城市生活分属与两个人文环境,从小在城镇长大的作者,能够做到准确把握牧民生产生活的枝梢末节,是了不起的文学驾驭能力。

作者用她的笔为远去的那段时光、那段故事打开了一孔隧道,让当时的大爱之举照进当下的现实,照亮我们身边平凡而又伟大的人们,照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目标,这是讲好北疆故事的精彩之笔。

新时代以来,艺术家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通过发掘和表现典型故事、典型事件,以小见大,展现时代的变革与成

就,创造最新最美的中国形象。在这一点上,《希吉尔和他的朋友们》这部书做到了。

在新时代,广大文艺工作者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着力加强现实题材文艺创作,发掘出更多代表时代精神的主题,坚持为时代造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作者胡斐便是他们中的一员。

胡斐将对人类与大自然的感知、对社会的关注、对时代的感受,以及对自我内心的期许、求真、求善、求美,作为她在艺术道路上追寻与表达的目标。

《希吉尔和他的朋友们》这部书中,在希吉尔这个人物身上,有身世带来的敏感与脆弱。他来到一个陌生的所在,面对一切陌生的事物,孤独无助地用自己稚嫩的眼神,捕捉陌生环境中人们的态度、人们的喜怒哀乐,去发现内蒙古草原上一切陌生的事物。最初,没有朋友的他觉得很孤单,可内蒙古草原上的奶奶、额吉和阿爸,把希吉尔当作亲生的孩子,用爱和温暖给了希吉尔勇气和力量。希吉尔渐渐消除了对陌生环境的抵触和害怕,和草原上的小伙伴、动物们都成为了好朋友。内蒙古人民给了希吉尔无私的爱,也使希吉尔成长为一名勇敢善良的“草原男孩”。

胡斐在《希吉尔和他的朋友们》这部书中,以“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这首儿歌,直观而肯定地告诉读者,有些明亮,会在时光中永存。就像这部书里的故事一样,那些往事,那些人们,一个一个,都是星星,在共和国历史的天空中闪闪发光。

其二,贯通古今,融汇中外的宏大布局。从时间上看,《杜诗学通史》不仅论述了自唐五代至清代的杜诗学发展,还专论《现代编》,对辛亥革命以后新旧、东西文化碰撞中的杜甫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新杜诗学体系的构建以及当代杜诗学研究的最新成果都有深入分析。在某篇布局中,兼顾了时间与空间的交织。如将中国大陆的杜诗学以1949年、1976年为界分为三个时期。在曲折的研究进程

中,又涉及“诗圣”的沉浮与“诗史”的多样诠释等核心问题,书中对此也多有阐发,如对胡适以“白话文”为中心的杜诗观予以重新定位,对《民国诗歌史著集成》中的杜诗学作了首次发掘,对分散在《吴宓诗话》《吴宓诗集》中的吴宓杜诗学研究进行系统整理。

在千余年的传播历程中,杜甫的影响远至东亚汉文化圈甚至世界其他地区,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域外编》着眼于此,对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国家以及欧美地区的杜诗学发展有详尽的梳理和介绍,其中涉及洪业、程抱一、宇文所安等诸多汉学家的杜甫研究,以及世界各国的杜诗译介和多种语言的杜诗研究著作。书中既考虑到地域与语言文化的联系与差异,总体上分“亚洲杜诗学史”和“欧美杜诗学史”两编,各编之中又分若干章节,以“史”的要求和逻辑逐层展开,回应了杜甫传播的现实关切。

萧涤非先生在《杜甫研究》再版漫题》中称誉杜甫:“以兹赤子心,成彼



文学期刊在新时代与读者大众重建友谊,不能止步于“被阅读”的定位,还要有主动弘扬核心价值的耐心和方法。只有在功能上不断拓展,才能跟上时代和读者的脚步。

近来,知名文学期刊接连走入直播间,借助新媒体找到新读者,扩大影响力。这一现象引发人们对文学期刊与读者关系的思考。三四十年来,文学期刊普遍发行量很大,后来发行量一度减少。这一变化,当然和文化消费选择越来越多元有关,和新的媒介形式、传播方式有关。但是作为文学期刊的从业者,我常常在想,这是不是也跟我们的办刊思路有关?

文学期刊一向被认为是筛选和推荐优秀作家作品的高地,肩负文学创作的评价功能。以我的观察,这个功能并未比三四十年前减弱。在人人都在新媒体上发表文字的时候,更需要专业平台对作家的写作进行筛选、推荐。各级作协吸收会员时,都十分看重其在文学期刊上的作品发表情况,这也是当下文学期刊重要的价值坚守。

但如果文学期刊只固守这一项功能,以为只要刊物质量上升到一定程度,就必然会吸引越来越多的读者关注,那就失之简单了。事实上,“高质量文学”不是一成不变的,它质量包括思想的精深、艺术的精湛,但读者的需求是与时俱进的,只有通过以作品为纽带的贴心交流,才能保持高质量的文学互动,也才能让文学创作跟上时代的步伐。在媒介快速更迭、人们接受习惯和阅读需求不断变化的时代,作品

仍然是文学期刊的内核,但不是唯一“卖点”。从读者需求角度出发,今天的文学期刊向目标读者提供的是文学服务,而不仅仅是文学文本。它需要通过线上线下来更立体更长期的文学服务,让读者感受文学精神的熏陶和引领,提升思想认知和文学审美,从而让人们收获一种有美感有意义的文学生活。

文学期刊尊重这个时代的变化,读者才会尊重文学期刊的存在。我在的文学期刊《星火》,近6年来就不断将志趣相近的读者聚集成文学社群,在此基础上进行功能拓展。我们在订户相对集中的区域建立读者驿站,进而派生出新媒体传播群、朗读群、锐评团等社群。读者驿站里的读者们,对这本期刊极为热爱。《星火》公众号推出的文学作品和短视频、音频作品,他们都会主动转发,很多年轻读者还背着《星火》背包,带着杂志和“灵感本”等文创产品旅行打卡。

我们还借助优质生态资源,策划组织各类文旅结合的文学活动。比如每年一届的“香樟笔会”“星火文学年”和“稻田写诗”农耕体验笔会,不定期举办“把《星火》读给你听”等户外朗读会,并通过短视频等方式传播,产生良好反响。我们上火车、上古城墙,上高山,以最真实自然的状态走向大众,不少陌生人被我们的质朴和热情感动,参与互动。

知道潜在的读者在哪里,了解他们对文学期刊的期待是什么,这是今天文学期刊人的必修课。新时代的文学期刊,不仅要充当写作评价尺度和涵养文学生态的湿地,还要让文学光亮照进更多读者的现实生活。文学期刊在新时代与读者大众重建友谊,不能止步于“被阅读”的定位,还要有主动弘扬核心价值耐心和耐心和方法。只有在功能上不断拓展,才能跟上时代和读者的脚步。(据《人民日报》)

让文学跟上时代和读者的脚步

■范晓波

得杜诗学之“英华”

——读《杜诗学通史》

■刘锋杰



“杜诗学”这一概念由金代元好问在《杜诗学引》中首次提出。从唐代大历年间樊晃辑录六卷《杜工部小集》“行于江左”,到北宋嘉祐四年王琪刊行二十卷《杜工部集》确立百世祖本,再到明末清初钱谦益、朱鹤龄、顾炎武等学者引领研杜论杜的风潮……直到今天,关于杜诗的讨论一直在中国古代集部之学中占据重要位置,不仅形成了围绕杜诗原典生发的诠释传统,积累了大量文献和学案,还在千余年的持续讨论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学术谱系,成为古典诗学的主旋律。然而在此之前,还没有一部完整描述自唐至今杜甫研究全貌的通史性著作,诚为学界憾事。

由山东大学张忠纲先生主编、上海

古籍出版社出版的230万字《杜诗学通史》面世,弥补了这一缺憾,为全面了解杜诗学的脉络提供了可能。全书以时间为经、文献为纬,涵盖古今中外,包括张忠纲《唐五代编》、左汉林《宋代编》、葛维《辽金元明编》、孙微《清代编》、赵睿才等《现代编》、赵睿才等《域外编》六种,对1300多年以来关于杜甫诗歌的阐释研究进行了全景式的展现。作为一部通史类著作,该书的开创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其一,体大思精,严密周详的学术体系。张忠纲先生在《总序》中将全书内容概括为:“(一)自唐迄今,杜甫其人其诗对后世的影响概述。(二)自唐迄今,历代对杜甫其人其诗的研究概况。(三)杜诗

流传、刊刻、整理情况的研究。”全书既有文献考论、专题反思,又有通段学术史脉络的勾勒深描。在尽可能全面占有资料、周密分析的基础上,修正前人的错误认知,围绕“杜甫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追问,串联起历史上纷繁复杂的线索。

历代文人对杜诗广博的题材内容、高超的艺术手法、出入经史的思想特质,进行了丰富的阐释。《宋代编》从“宋人学杜”的维度,总结宋代诗歌学杜的阶段性和演进方式具有决定性作用。元人董养性著《杜工部诗选注》,虽为《百川类书》《千顷堂书目》等书目著录,在国内却已无传本,仅日本内阁文库尚有藏本,该本由美国耶鲁大学谢世英博士自日本复印后回国,实为珍贵的海外孤本。《辽金元明编》对本书进行详细考证,指出该本先训释字句,注明典故,继而串讲诗意,清晰、便于理解诗意等特点。

其二,厚积薄发,推陈出新的深入分析。《杜诗学通史》基于史料,又不同于史料,注重文献与理论、材料与问题的结合,对杜诗学史上若干重要问题都有透

彻发微。

杜诗文献作为杜诗学研究的基础,对于正确认识和理解杜诗学的嬗变阶段和演进方式具有决定性作用。元人董养性著《杜工部诗选注》,虽为《百川类书》《千顷堂书目》等书目著录,在国内却已无传本,仅日本内阁文库尚有藏本,该本由美国耶鲁大学谢世英博士自日本复印后回国,实为珍贵的海外孤本。《辽金元明编》对本书进行详细考证,指出该本先训释字句,注明典故,继而串讲诗意,清晰、便于理解诗意等特点。

其三,贯通古今,融汇中外的宏大布局。从时间上看,《杜诗学通史》不仅论述了自唐五代至清代的杜诗学发展,还专论《现代编》,对辛亥革命以后新旧、东西文化碰撞中的杜甫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新杜诗学体系的构建以及当代杜诗学研究的最新成果都有深入分析。在某篇布局中,兼顾了时间与空间的交织。如将中国大陆的杜诗学以1949年、1976年为界分为三个时期。在曲折的研究进程

中,又涉及“诗圣”的沉浮与“诗史”的多样诠释等核心问题,书中对此也多有阐发,如对胡适以“白话文”为中心的杜诗观予以重新定位,对《民国诗歌史著集成》中的杜诗学作了首次发掘,对分散在《吴宓诗话》《吴宓诗集》中的吴宓杜诗学研究进行系统整理。

在千余年的传播历程中,杜甫的影响远至东亚汉文化圈甚至世界其他地区,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域外编》着眼于此,对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国家以及欧美地区的杜诗学发展有详尽的梳理和介绍,其中涉及洪业、程抱一、宇文所安等诸多汉学家的杜甫研究,以及世界各国的杜诗译介和多种语言的杜诗研究著作。书中既考虑到地域与语言文化的联系与差异,总体上分“亚洲杜诗学史”和“欧美杜诗学史”两编,各编之中又分若干章节,以“史”的要求和逻辑逐层展开,回应了杜甫传播的现实关切。

萧涤非先生在《杜甫研究》再版漫题》中称誉杜甫:“以兹赤子心,成彼

黄绢辞。大则笼天地,细或入游丝。”在不同的时代中,读者都能从杜甫诗歌中汲取自身所需的养分,而杜甫研究随时代而变更是学术发展的必然。作为新时期以来杜诗学史研究的集成之作,《杜诗学通史》不仅为当下的杜甫研究提供了新的议题,更从接受史的角度,为如何推广杜诗文化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丰富资源和宽广视野。《北史·儒林传》曰:“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考其始终,要其会归,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矣。”《杜诗学通史》既得杜诗学之“英华”,又能“穷其枝叶”,达到了“殊方同致”的期许,所谓布局长远、水到渠成,不愧为杜诗学研究史上的里程碑著作。

这是一部六卷本的大体量丛书,由于每卷作者研究杜甫的重点方向不同,一些卷册的撰写在某些方面各有侧重,这也为以后留下了广阔的开拓空间。

(据《光明日报》)